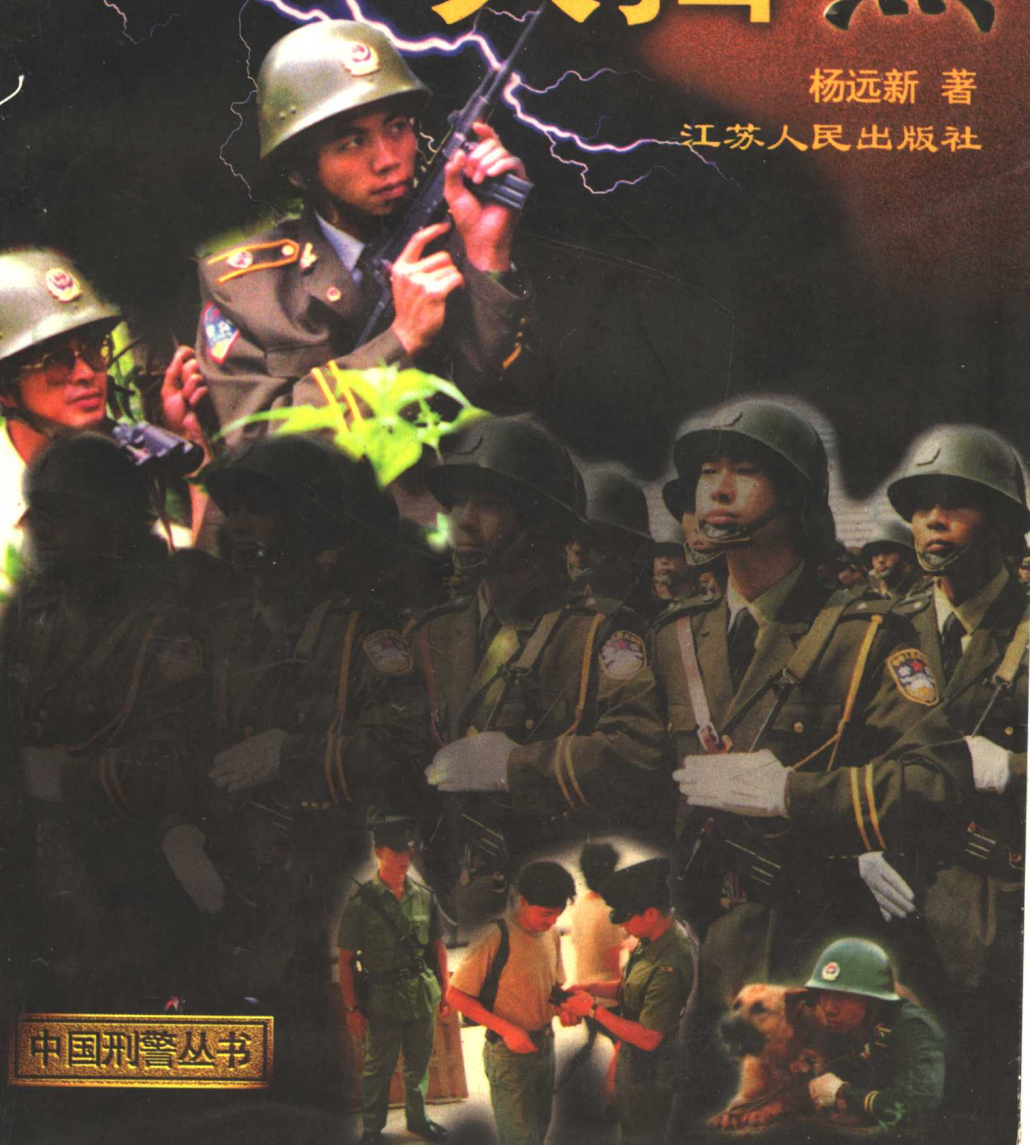


中国刑警 大扫黑

杨远新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刑警丛书

中国刑警大扫黑

杨远新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中国刑警大扫黑
编 著 者 杨远新
责任编辑 魏诗煌 许尔兵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丹阳市第三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页 2
印 数 1—15140 册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856—X/D·289
定 价 17.5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杨远新,1953 年生,汉族,湖南省汉寿县人,中共党员,副编审,二级警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曲艺家协会会员。毕业于武汉大学作家班。1971 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险走洞庭湖》、《洞庭湖黑雾》、《洞庭湖农家纪实》、《爱海恨涯》;长篇报告文学《创造奇迹的人们》;中短篇小说集《欢笑的碧莲河》、《落空的晚宴》;纪实文学集《特区警官》、《内地刑警与香港警方联合大行动》;散文报告文学集《局长在紧急关头》等,共 500 余万字,其中有 26 篇作品获得国家级和省市级创作奖。

序

浩 然

那是12年前的春天，我带着身心病伤和不甘沉沦而苦求“东山再起”的艰辛，应中国作家协会之约到江苏省南通市参加“春江笔会”。东南西北的作家来了二三十位，包括老作家峻青、碧野，中年作家木青、金振林，青年作家为数最多，其中就有杨远新。这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留给我的印象除了一般年轻人共有的特点外，还有三个独到的特征：满头黑发，呈波浪形自然翘曲；两道浓眉，左眉心含一点白；下巴宽阔，有一颗豆状的黑痣。不能说他不够潇洒，不能说他不英俊。但从其谈吐，从其举止间表现出来的，却是憨厚、淳朴、诚实，甚至有几分呆气，没有一点当今青年作家那份新潮时髦的派头，简直像个农民。笔会期间，作家们分布到南通市所属的十多个县市采访、讲学，远新与我同行，我们一起到黄海之滨的如东县，同吃同住同劳动了十多天。这期间我才了解到，他血管里流淌的的确是农民的血液，他心中涌动的的确是农民的感情，他是道道地地的农民的后代。他是他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文化人。因为他要为农民说话，因为他要为农民争气，所以他拿起笔，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写的文章，他办的刊物，都是表现农民的喜怒哀乐，向往追求。为文亦如他的为人一样，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真实自然，平易质朴，不装腔作势，不虚伪浮华。也许因为我也是农民的后代，

我也是写农民，为农民写，我与他之间的感情不存在代沟，很容易交流，很容易沟通。于是我从心里喜欢上这个来自毛主席家乡的年轻人。笔会结束，我俩在上海分手时，他拿出一个精美的留言簿，要我给他赠言，我毫不犹豫地将在新时期的座右铭抄录给他：“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以此表白我心迹，同时与他共勉。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俩虽然远隔千山万水，我却一直关注着他的创作，关心着他的成长。从农家小院里成长起一棵文学创作苗子不容易，牢固地扎下根子也须抗得住天灾人祸。我生怕他被风吹歪，被虫蛀坏，被刀砍断。1986年6月，我借应邀南下，出席全国通俗文学创作会议之机，到他成长、工作的西洞庭湖畔走了一圈，所见所闻，令我大放宽心。远新的同事，无论同辈的，还是长辈的；远新的领导，无论单位的，还是上头的，都非常关心、支持他的创作，给他创造、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为他排开一切行政事务的干扰，给他专门时间，扎根沧浪渔场，深入生活，潜心文学创作。这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一切的时代，实在是得天独厚、难能可贵的。同时，远新还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妻子放弃自己的爱好与追求，承担了里里外外的一切琐事和应酬，照顾着他们的儿子，还利用早早晚晚，节假日休息时间，为他改稿、抄稿，为他搜集整理资料，远新没有什么需要分心走神的。我相信，只要他珍惜这大好时光，利用这诸多有利条件，持之以恒地写下去，他一定能成为文坛湘军中的一员战将，一定能成为当今中国文坛一位有出息的作家。

我的信赖没有错，远新的作品一天比一天增多，引起了外界更多的重视，《小溪流》要调他做编辑。他不想离开养育他的热土。他写信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一个作家成长到一定的时候，有必要到外面去见见更大的世界，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到养育自己的故土；这样进进出出，出出进进，有利于多出作品，出好作品。我奉劝他：关键是要做编辑家，决不可做编辑匠。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协助正副主编，将《小溪流》办得红红火火，在“中国

首届少儿报刊评奖”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接下来,他被推荐到武汉大学作家班深造,并担任这个班的党支部书记。他特殊的组织才能和甘于奉献的精神,得到了同学们、老师们和校、系领导的好评,连续两年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毕业时,作为德才兼备的尖子学生,被分配到国家公安机关工作,先后担任过公安期刊的编辑、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公安局副局长、严打办主任。现为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穿上了橄榄绿,时刻觉得头上的国徽和肩上蓝盾的分量。在这片新的领地,他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绩。公安部举办“中国公安报刊一、二届优秀作品评奖”,他责编的《美梦欲圆》等七篇文章榜上有名。同时,他自己创作的中篇纪实文学《智擒澳门绑匪》、《跨越中港大诈骗》也在此次评奖活动中获奖。

据我所知,自他进入公安机关工作以来,他一手写警察,为警察写,一手仍坚持写农民,为农民写;并相互渗透,相得益彰,有了可喜的长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前者,他出版了纪实文学集《特区警官》、《内地刑警与香港警方联合大行动》,报告文学散文集《局长在紧急关头》,长篇小说《爱海恨涯》,还有100多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和散文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后者,他出版了长篇小说《险走洞庭湖》、《洞庭湖农家纪实》,中短篇小说集《落空的晚宴》、《欢笑的碧莲河》、《春柳湖上》,同样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将两种生活结合在一起加以表现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洞庭湖黑雾》,中篇小说《坠入桃花渊》等。可见,他既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生活,紧跟时代的步伐,与社会同步前进,又时刻把自己的根留住。当今这年代,许多作家被商品经济大潮摆弄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浮躁不安,无所适从。而远新则“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坚定不移,奋斗不息,这股精神实属宝贵。

正因为如此,当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1997年朝我们阔步走来之际,他又向祖国和人民奉献出了他的纪实文学《中国刑警丛书》,

全方位，大视野，高起点，深力度地反映中国刑警艰难、曲折、惊险、神奇的生活，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奋战在刑侦一线的侦察员、指挥员树碑立传。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没有志气，没有勇气，没有才气，是无法完成的。这些年，他利用出差、办案的一切机会，进行艰苦细致的采访，同时，也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广泛扎实地收集资料，然后，他又利用工作之余的点滴时间，笔耕不息，创作不止，加之江苏人民出版社对他的扶植，他终于如愿以偿。如今，近40万字的第一卷本《中国刑警大扫黑》的校样已摆在我的案头，是那样的沉甸，是那样的厚重。打开阅读，那鲜明的公安特色，强烈的时代气息，浓郁的文学氛围，立即迎面扑来。神不由己地紧随那栩栩如生的人物，起伏跌宕的情节，进入一个新鲜新奇而又充满刀光剑影、烽火硝烟的世界。

纵览全卷，我感到远新的公安文学作品有三个成功之处。一是很好地继承了“文学是人学”的无产阶级文学传统，始终注重表现公安民警高尚的精神世界，丰富的情感世界和有勇有谋、有胆有识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文学是精神的火炬。文学是情感的结晶。文学是气势的凝聚。在表现人物做什么时，作品着重表现出了人物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同样是勘查现场，同样是追捕逃犯，同样是与持刀持枪的犯罪分子作殊死的较量，由于目的不同，情感不同，精神不同，每个人物便有了鲜活的特征，鲜明的形象，因而给丰富多彩的文学画廊增添了一个个似林冲、似关羽一样的性格鲜明、情感丰富、精神高尚的艺术形象。二是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人类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总是时刻在搏杀，时刻在较量，公安民警，是真的使者，是善的护者，是美的卫者。公安民警处处面对的是丑恶、黑暗、凶杀。远新在表现这种生活时，不是直观的展示，更不是血淋淋的渲染，以撩拨、满足人的感官刺激，以迎合庸俗者的口味，而是透过惊险的场景，残酷的搏杀，无情的流血，鞭挞假丑恶，呼唤真善美。说人民大众要说、想说，还没有来得及说

出的心里话，因而成为人民忠实的代言人。三是表现出了相当熟巧的艺术概括力。除了语言优美，除了布局谋篇的独运匠心之外，重要的是在他笔下，无论大小题材，无论大小人物，无论情节简单复杂，经他艺术加工，都让人感到气度恢宏，气势磅礴，字里行间，有一股大气在涌动，在奔腾，读起来如在泰山攀登，如在长江航行。不知千千万万的读者朋友，会不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也许我喜欢远新这个人，因而对他的作品也产生了偏爱。

我在浏览这部作品时，除了理解这其中的辛酸苦辣之外，更多的是高兴，是喜悦，是欣慰。当初我没有把他看错，这棵从农家小院里成长起来的文学苗子，已然长高了，长大了。风没有把他吹歪，虫未能将其蛀坏，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他用他的行动，实践了12年前我抄录给他的、作为我俩共同勉励的座右铭。进入九十年代，我病魔缠身，尽管坚持扎根农村，尽管坚持笔耕不辍，但与五六十年代的我比较，创作产量与作品质量毕竟是赶不上了。这是人生发展的规律，不足奇怪，不足惊慌。看到像远新这样的青年作家在社会主义文学创作道路上健康成长，佳作迭出，我为我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后继有人而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

远新来信说，他并不算成功。因为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因为他刚过不惑之年，人生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只知走过的路，不知未走的路，前面是鸟语花香，月明风清，是阴云黑风，峡谷深渊，均说不清，道不明，只能一步一步地走，一程一程地闯。不靠天，不靠地，不靠神仙皇帝。继续甘于寂寞，安于贫困，继续深入实际，埋头苦写。不论阴晴雨雪，岂管风云变幻，走自己认准的路，不偏不斜，不骄不怠，踏入理想的明天。远新还认为：世间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切都将过去，唯有真情和斗志，永驻蓝天碧水间。我认为，他有这样的认识和想法，预示着他今后的成功。

12年前的春天，我与远新在江苏省南通市相识，此后看着他

一步一步地成长。12年后的春天，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远新的《中国刑警丛书》，请我为其作序。我似乎觉得与远新、与江苏，有着天然的缘份。所以，我作此序，一直是怀着一种十分愉悦的心情。信手写来，拉杂了这么多，该打住了。文章结尾处，我仍像12年前那样，将我最新的座右铭抄录给远新：“作家靠作品立身于社会，终身为之求索的目标只有一个——写出最受人民大众所喜爱的好作品。在这条苦苦追赶的路上，有人可能成功，有人可能失败，但要立志做到：不能当‘大作家’的话，一定要当个‘大写的人’！”以此共勉。

1997年1月25日泥土集

目 录

序	浩 然 (1)
横扫国际列车上的黑社会团伙	(1)
围歼中原杀人狂	(28)
粤港澳警方联手除黑帮	(42)
国际武术散打冠军逃不出死亡深渊	(77)
香港“鹅头”落网淡水	(94)
决战悬崖	(116)
营救香港“夜明珠”	(141)
辽河伏击战	(171)
金陵捕黑盗	(185)

追匪连云山	(208)
扫黑“霸王花”	(224)
捣毁黑色家族	(234)
共布天网降群魔	(257)
花明楼枪声	(276)
智擒澳门绑匪	(295)
奇袭巴颜喀拉山	(317)
千里觅狼踪	(337)
缉捕国际女毒枭	(358)
后 记	(389)

横扫国际列车上的黑社会团伙



一 俄罗斯特警紧急行动

5月31日。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这是欧洲屈指可数的大都市之一，开埠已有800多年的历史，7个山丘组成了整个市区，众多著名的欧式建筑分布东西南北：四面红色宫墙环绕的克里姆林宫建筑群，莫斯科河克里姆桥旁的中央文化公园，斯维尔德洛夫广场上的莫斯科大剧院，加里宁大街上的图书馆，莫斯科伊兹麦尔森林公园等等。环形街道自市中心向四周呈辐射状，显示了这座城市风格上的独特之美。

5月是这座大都市气候温和、生机盎然的季节。莫斯科地处俄罗斯东欧平原中部，北纬55.8度，属寒温带大陆气候。每年冬季长达7个月，年平均积雪146天。在冬季，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皑皑白雪覆盖，一片银色世界。到了5月，气温回升，阳光极好。5月的莫斯科，就像一个脱去冬装的姑娘，穿起红色的短袄，套上绿色的长裙，朝气蓬勃，婀娜多姿。

就在这美丽的大都市，就在这美好的季节里却出现了与之不协调的场面，不和谐的音符。

5月31日，莫斯科火车站。荷枪实弹、戴着面罩的俄罗斯特种部队封锁了车站内外。这是前苏联解体、新的俄罗斯联邦成立后，在莫斯科车站很少出现的紧张场面。进站出站的人们，都瞪大了蓝眼睛、黑眼睛，迷惑不解，惊惶不安地问道：“究竟出了什么大事？”

“呜——”笛声长鸣。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开往莫斯科的3/4次国际列车，经过6天6夜的漫长运行后，此时缓缓进站。

全副武装的俄罗斯特种部队立即迎了上去，分别把守住每一节车厢的出口。从每节车厢里走出的，绝大多数是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只有极少数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俄罗斯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受到俄罗斯特种部队严格检查的只有中国人。

人们奇怪：莫非一向友好的中俄两国之间突然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人们不待得到回答，又同时发现：站在俄罗斯特种部队官兵一旁，协助其严格检查、指认中国人的，也是中国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乘坐 3/4 次国际列车的所有中国旅客经过检查，出站，俄罗斯特种部队根据中国人的指认，当场拘押了 3 名可疑的中国人，接着带上警车，送往俄罗斯警察局监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似入雾海。

个中原因，乘坐 3/4 次国际列车的所有中国旅客自然明白：本次列车自 5 月 26 日在欢快的乐曲声中缓缓离开北京站，当晚从祖国边境二连浩特出关，驶入蒙古国境内后，接连遭到多次抢劫，实施疯狂抢劫的是中国人，被抢劫的也是中国人。显然，俄罗斯警方系接到报案，及时派出特种部队，趁列车进站之机，搜捕抢劫的歹徒。

中国人的丑，丢在了异国他乡。凡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暗自滴血。

然而，也有极少数的中国人幸灾乐祸，高兴异常。就在俄罗斯特种部队严格检查所有中国乘客的时候，就在俄罗斯特种部队将 3 名可疑中国人押上警车送往俄罗斯警察局监狱的时候，在莫斯科车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两男一女，都长着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兴致勃勃地看热闹，相互间不时传递着阴险狠毒、狡黠窃喜的眼神。这两男一女，就是在 3/4 次国际列车上实施疯狂盗窃、抢劫、强奸、轮奸、作恶多端的黑社会团伙的首犯朱运全、马冬强、赵

明华。

他们既然在 3/4 次国际列车上抢劫，为何本次列车到达终点站莫斯科时，他们不在列车上，而到了车站广场呢？他们为何不逃之夭夭，反而胆大妄为地来车站看热闹呢？

二 国际列车遭劫难

夜雾，像轻纱，似绒毯，越来越密，越来越厚，笼罩了内蒙古高原。3/4 次国际列车风驰电掣般地穿过夜雾，驶出二连浩特海关，在蒙古国曼达尔戈壁滩上飞奔。

乘客们有的在玩牌，有的在读书，有的在交谈，有的在作好就寝前的准备。

突然，几间包厢的门同时被拉开，蹿出 6 个戴着眼罩的青年男女，有的持瓦斯枪，有的握匕首，有的提手铐，个个凶神恶煞。他们分成两股，冲进每间包厢，用手中的凶器威逼乘客，交出钱财，交出护照。谁要不从，他们就将谁五花大绑，拳打脚踢，里外搜查。一时间，列车呻吟，旅客哭泣，恶魔逞狂，善良被欺。这伙歹徒，从扎门乌德开始动手，一直抢劫到乌兰巴托，行程千余里，历时 10 多个小时，逐厢逐人地洗劫，不急不忙，不惊不慌，如同干一项正当的工作。他们在洗劫钱物的同时，还对长得称心如意的女子残暴地实施强奸、轮奸。有个浙江妇女长得美貌漂亮，这伙歹徒一夜之间先后两次将其强奸、轮奸，抢走其藏在蛋糕、糖果中的 300 美元、1500 元人民币、两个金戒指和护照。

27 日中午，列车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不待列车停稳，6 名丧心病狂的歹徒带着洗劫的钱物，下车扬长而去。

遭洗劫的旅客只能忍气吞声，暗暗祈祷：菩萨保佑，再莫遇到这样的恶魔。

列车下客，上客，再次启动，朝着遥远的莫斯科继续行进。

又是夜幕垂落，辽阔的土兰平原一片漆黑。列车驶进伊兰站，朱运全、赵明华、马冬强这伙歹徒在这里蹿了上来。乘客们摆脱了一个惊恐不安的黑夜，等待他们的是又一个疯狂残暴的黑夜。

朱运全，35岁，原是北京市崇文区无业人员，自1977年以来，先后3次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为实现其淘金梦，以经商名义申办护照，踏进了俄罗斯的土地。

他自然不是经商的材料。商海大浪，呛得他抬不起头来。但他每天要住高级宾馆，每夜要搂漂亮女人，每餐要吃山珍海味，每天要进卡西诺轮盘赌场，自然需要花花绿绿的钞票。

抢劫，只有抢劫，钱才来得多，来得快。单独行劫，力单势薄，只有人多势众，才能形成力量。他在莫斯科网罗了20多名以自费留学、经商或工作邀请等名义到俄罗斯的北京人，这些人中大部分曾有前科，受到过公安机关的打击处理。不过，他们也曾算得上国内的大款，利用改革开放的宽松政策，有的开酒家，有的办商店，有的搞托运，有的经营出租车，捞了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可他们并不满足，要当国际倒爷，要到异国他乡发大财，日后回到国内，可享受外商的待遇和殊荣。然而，客观事物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俄罗斯经济的不稳定、不景气，加之卡西诺轮盘赌场的诱惑，破灭了他们当国际倒爷的淘金梦幻。钱没赚到，反而老本赔空、花空。所以，当朱运全邀集这些人组成黑社会团伙时，便一拍即合。

赵明华是朱运全团伙中的头面人物。她长得妖冶，为人凶残。她原在北京西单百花市场摆服装摊，以自费留学名义申办护照到俄罗斯。她怀着做人就得出人头地的目的，与朱运全狼狈为奸，成了“第一压寨夫人”，也成了这个黑社会团伙的主谋和扛大旗的领头人。

以朱运全、赵明华为首的黑社会团伙，在莫斯科、在国际列车上，敲诈、抢劫、强奸、轮奸的主要对象是自己的同胞。此外，他们还